



父亲的小屋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 窦英琪

逝者档案



姓名: 窦致平
终年: 76岁
籍贯: 河南开封
生前身份: 泰安市著名剧作家, 山东省政协委员,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很久没有在梦中见到父亲了, 他那熟悉的身影已渐行渐远。

前几年, 不敢触摸父亲留下的任何东西, 不敢证实今生与他的永别, 父亲的身影总也走不出我浅浅的视野。黑夜里, 躺下, 眼前便是他晚年坐在轮椅上被病痛折磨的瘦骨。

客厅旁边那间不起眼的小屋, 永远缭绕着纸香的味道, 父亲一生的财富都留在了这里, 这些书稿曾是父亲的生命。而今书在, 人却不在。睹物思人的悲切, 多少次让我把脚步止在小屋的门外。

在我生活的这个地级市, 父亲是一名受人敬仰的文学前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他是市里文联和剧协的主要负责人。

父亲毕生以文字为生, 已落满了岁月的尘埃。我颤抖着用心开启那段渐行渐远的时光, 尽管我的心隐隐作痛。

河南开封——这个中原的七朝古朝, 是父亲的出生地。古都文化的熏陶, 使父亲很小便多才多艺。走进时光的深处, 看到了那个梳着分头, 清秀、儒雅的少年正走在《清明上河图》里那条人来熙往的大街上。也许从那时起, 少年的父亲便下定了做一名艺术家的决心。只是这个常疯跑于开封府、包公祠的孩子, 那时怎会料到, 多少欢欣和泪水会伴随他的一生。

1938年, 父亲在开封读完中学后, 12岁的他投身抗日烽火, 进入国民政府第六师学生队, 后又在六十九军《荡寇日报》工作。1943年去了西安, 先后在《新中国文化出版社》、《新秦日报》、《文化日报》、《益世报》等刊物担任编辑。

从这时起, 在万象纷纭的人生舞台上, 父亲开始了踌躇满志的救国历程。但他不曾想到, 这段经历, 会成为他多年后差点被置于死地的“丑恶罪行”。

1949年解放前夕, 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大队担任教育干事, 后调入文工团,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大多是战地文学,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编写快板、快书、相声、莲花、单弦、鼓词等富有战斗性、鼓动性的曲艺作品, 并因此两次荣立过三等功。

1953年夏, 父亲转业到了地方。1957年, 他创作的剧本《不见黄河不死心》及《姐妹争先》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 并由泰安专区豫剧团及省内外十多个剧团演出。据粗略统计,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文革”前期, 父亲先后创作了《夏山推磨》、《未见面女婿》、《甜心萝卜》等十几个剧本, 均参加过省地级会演, 并多次获剧本奖。泰山神话传说剧《龙潭仙草》曾多次被泰安市山东梆子剧团演出。

“文革”开始了, 因了父亲的历史问题和写“大毒草”的缘故, 他被批斗、游街, 关进了“牛棚”, 实行劳动改造!

十年“文革”, 是父亲创作的一个空白。

“文革”结束后, 父亲成了市里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在他4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 很大精力用在扶持业余作者上。多年来, 有几十位作者的作品经过他的辅导和修改, 成功地上演或在各级刊物发表, 有的还获得大奖。记得小时候我家常来一些背着大包袱的人, 打开一看, 一包袱是退稿, 一包袱是他们路上充饥的煎饼卷子。这些为文学痴情的青年, 应该不会忘记父亲当年

的粗茶淡饭, 温暖过他们那颗为文学而奋斗的心。

父亲大母亲很多岁。可能基于这个缘故, 从小我便了解父亲的秉性——谦和、忍让。在我的记忆里, 没有父亲的呵斥和打骂。尽管当时他已自顾不暇, 但他施与我的平和与善良, 让我得以在爱的阳光下一路成长。

父亲不会买菜、做饭, 对生活的要求也很低, 一把花生米, 一个干烧饼, 是他的家常便饭。那件深蓝色的呢子外套, 是父亲唯一的“奢侈品”, 只有当他开省政协或是出席重要场合时, 才舍得穿上。他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外, 唯一的开销便是买书, 可惜的是他前半生积攒的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书, 在“文革”中全部被毁。对于书, 父亲是很吝啬的, 我看他的书逾期不还, 他便在我睡觉的小床前贴上纸条督促归还。

父亲从不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家人和朋友的感情。记得有一次我与父亲拌嘴后“离家出走”, 跑回了自己的小家, 父亲让母亲叫我几次我都不回。最后, 父亲亲自来到我住的小楼前。当我从楼上看到两鬓斑白的父亲正往楼上张望时, 我忽然泪流满面……

父亲对文学的投入, 让他在生活中常闹笑话。我结婚后, 父亲到我的小家去看我, 半小时的路程, 他走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到。全家人找到他时, 他却轻描淡写地说: 光思考剧本了, 走到郊外去了……

生活中父亲从没有给我讲过什么大道理, 但他的言行便是我的一面镜子。看到他遇到以前整过他的人, 也像朋友一样对待, 我便懂得了正是父亲淡定如水的性格和良好的文学修养, 使他赢得了众人的口碑。

轻轻地走进那间小屋, 捧起

那些被父亲读皱的书, 挥之不去的全是父亲的音容。把头埋进书里, 心便滴下了泪。他所有手稿的日期都止于1995年6月9日之前, 从这一天开始, 父亲便因突发脑血栓导致全身瘫痪, 直到2002年去世。在父亲得病的六七年里, 是尚健壮的母亲的用双肩扛起了父亲的病体, 让一生坎坷的父亲在风烛残年时体味到了人生的温暖。

在父亲从事创作的近50年中, 共有近50个剧本在国家、省、市杂志发表或剧团演出。此外, 还有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在各级刊物发表。电视剧《泰山儿女》(与人合作)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电视剧部摄制, 全国发行。

最近, 我在一篇名为《当代戏剧的拓荒者——窦致平》一文中, 读到了这样的句子: 建国以来, 泰山脚下活跃着一批优秀的戏剧工作者……窦致平无疑是当代泰山戏剧的拓荒者之一……

终于, 我走出了父亲的书房, 捧着父亲用毕生精力留给我的无价之宝——他的全部的文稿和著作, 如释重负, 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父亲, 我找到了一个新中国文人无怨无悔、毕生追求理想的快乐源泉。我终于明白了, 在父亲栩栩如生的字里行间, 流淌的都是他漫漫文学路上体味到的人生的快乐; 在父亲流光溢彩的功勋荣誉里, 书写的全是他坎坷中追求高尚的品格。

父亲的一生是多么的多彩而快乐! 他毕生都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空虚; 他的精神从没有被世俗的烦恼而惊扰。他能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 并且硕果累累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他还有什么遗憾呢!

想到此, 我的心略有宽慰, 热泪流下了我的脸颊。

告诉女儿, 我爱她们

□ 高原

我家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的芳名是高诗梦, 小女儿名叫高东医。我很喜欢女儿, 每逢与朋友谈起来, 喜爱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一位朋友见状, 就对我揶揄道: “你的女儿一定是你上一辈子的情人!”

大女儿高诗梦出生于2002年5月12日, 那一天是母亲节, 又是国际护士节。当时, 青岛市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小姐对站在产房门口的我说: “你的爱人真会生! 小宝宝一天过两个节。”我随手拿出《读者》杂志, 在我的散文《人生不能没有梦》中选出3个字“高诗梦”作了她的名字。离开医院回家时, 一个负责开出生证的医生对我说: “你们真会起名字!”

大女儿5岁时住在姥爷家, 老人看不懂开发区的规划图, 她就讲解: 哪里是居民区, 哪里是

学校, 哪里是绿化带。她解说得头头是道, 老人听了, 连声夸赞: “你真是‘少有所为’啊!”

大女儿早慧、文雅、有礼貌, 特别爱读书、爱藏书。有一次, 我要把她已经读过的一些书送给别人, 她阻止我, 说: “我要放好这些书, 等我将来有了小宝宝, 让他看。”她5岁就会背诵古典诗词一百多首。

高诗梦前年6岁, 上了小学一年级。因为学习出众, 她常常当“小老师”, 站在讲台上带领同学们读课文。两个月后, 她就向学校提出跳级的申请书, 学校向上级部门打报告后得到批准, 就跳到二年级去了。又过了两个月, 她跳到了三年级。去年9月, 她升入四年级, 一个月后就跳进了五年级。今年7月初, 她参加了五年级的期末考试, 并且获得了全优的好成绩。她写的两篇作文还被《当代小学生》和《小学生文摘》杂志发表了。放暑假前, 我爱人去学校开家长会, 校长问道:

“孩子才8岁多, 就这么好学懂事, 你们是怎么培养的?”

再过半个月, 暑假一结束, 高诗梦就上六年级了。她说, 我要14岁读完高中, 争取考进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将来到外国去留学。我心疼地对她说: “好孩子, 你悠着点, 别累着了!”她认真地说: “很轻松!”

小女儿高东医是一个“奥运宝宝”, 她是2008年5月30日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 差一点赶上六一儿童节。妻子对我说: “这个女孩长大了希望能成为山东的一个著名医生。”于是, 有了“高东医”这个怪怪的名字。乍一听, 有人还误认为她是韩国女孩儿呢! 只是嗓门儿特别大, 不像韩国女孩儿那样细声细语。我在电话里把高东医这个名字告诉了诗友王学义, 他哈哈大笑说: “真有趣儿!”

小女儿出生后, 大女儿给她洗尿布。我想帮着洗, 大女儿嫌我洗得不干净。结果, 她承包了大部分的尿布, 每天洗、晒、收, 受到街坊邻居的夸奖。

两个女儿的生日都是阳历5月, 阴历则是4月。这样, 过生日就一块过, 多省事啊! 她们身体都很健康, 几乎没得过病, 偶尔有个小感冒什么的很快就好了, 真令人省心。

我在济南打工挣钱养家, 两个女儿跟着我的爱人在青岛生活。我们“一家两制”, 我的心也分成了两半: 一半给了工作, 一半给了家庭。因为难得见面, 我常常在电话里对妻子说: “告诉女儿, 我爱她们!”



● 投稿邮箱:
● www.3207@163.com

老冰棍

□ 夏龙河

童年时, 冰棍是五分钱一根。卖冰棍的大都骑着自行车, 后座上载着一个白色的箱子, 边绕着村子走, 边吆喝“冰棍冰棍, 卖冰棍来”。

声音不大, 对我们却是致命的诱惑力。我们觉得那箱子真是神奇, 在这么热的天里, 怎么会制作出冰棍来呢?

诱惑归诱惑, 我们却大都是没钱买的。吃冰棍, 对于我们这一群农村孩子来说, 实在是奢侈。

后来事情有了改变。那天中午, 在烈日炎炎的上学路上, 有一个女的在路边卖冰棍。我在经过那个神奇的冰棍箱子的时候, 低下头, 加快了速度。

让我惊讶的是, 卖冰棍的竟然喊着我的小名叫我。

我转回头, 问她: 你是叫我吗?

卖冰棍的女子摘下头上的围巾, 对我笑了, 说, 当然了。

竟然是我的表姐! 我有点不相信, 因为表姐不过比我大七八岁, 正上初中呢。表姐不顾我的疑惑, 先掏出了一根冰棍给我, 说走吧, 别误了上学。

我吃着又甜又凉的冰棍, 感觉真是幸福极了。晚上回家, 我把遇到表姐的事跟妈妈说了, 妈妈听了直掉眼泪。原来姨父得病住了院, 表姐才不读书了, 卖冰棍挣钱要给姨父治病呢。

再见到表姐的时候, 我就不要她的冰棍了, 她不让。有一次非要让我吃, 我就跑, 她气得都哭了。我只好回去拿



着, 她看到我吃得那么甜, 就又笑了。

傍晚, 她知道我几点放学, 会在学校外等着我。卖剩下的冰棍, 我们俩就分着吃了。

表姐说, 小弟, 你要好好学习啊, 等我给爸爸治好病, 我还要上学, 说不定要你辅导我呢。

两年后, 姨父的病好些了, 但是家里依然很艰难, 姨父想让表姐上学, 表姐却说不上学了, 耽误了这么多年, 到了学校也学不进去。

那年表姐十六岁。十六岁的表姐, 依然在夏天到处吆喝着卖冰棍。别人不知道, 只有我知道她做梦都想上学。然而她成了家里的大梁, 她上学了, 家怎么办啊。

每次她给我冰棍的时候, 都会对我说: 小弟, 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姨父病亡以后, 表姐跟着姨妈远嫁外省了, 她们搬了好几次家, 后来竟然断了音信。

老冰棍的香甜和表姐甜甜的笑, 是我的童年里最美的记忆。只是不知道, 表姐现在好吗?

